

焦灼境遇下的游击战

——“小制作”项目

文/李然

“小制作”项目始于 2008 年，在 2009 年后半年渐渐淡出人们关注的视野，就在此文撰写的前一天，我特地寻问该项目从未缺席的艺术家：“‘小制作’还有下文么？”他的回答是：“还要继续……”

“小制作”项目在杭州这样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所产生，参与此项目的大部分是刚刚从艺术院校毕业生活在杭州的年轻艺术家，甚至是在校学生。“小制作”项目的历次展览，都让人能够清晰的看到一种年轻化、低成本、高效率以及展示场地不断变动的外部特征，并且伴随着一种娱乐性创作的心理需求，像是一种自娱自乐般寻来的彩色兴奋药丸，快速的哽咽入喉，责无旁贷，以获得周期型的心态治疗。

这种游击式的表演，热血式的相互安慰，不断持续，直到疲惫乏力，让人倦怠。杭州相对于毗邻的上海，是一个艺术整体资源相对短缺的城市。对于初出茅庐的年轻艺术家来说，某种对于教育背景所带来的学生时代自豪感和对个人创作的某种忠诚使命感相互酝酿，但是对于缺乏培养当代艺术资源语境的杭州，外部环境与某些艺术家的自身期望之间产生强烈落差，这种落差使得一部分生活在杭州的年轻艺术家形成了一贯焦虑的心态。而在同一时间，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使得艺术资本流通呈现着相对紧张的状态，个别已在画廊体制内多年的艺术家出现了作品制作经费危机的境况，缺乏作品制作筹码，致使一向依靠外援的杭州艺术家很难进行高成本作品的成型实践。当实践受到外部阻碍时，艺术家自治随之产生。此时艺术家之间的交流和讨论成为一种失效的治疗，案头工作仅仅是不切实际的妄想，艺术家自发性的实践开始浮出水面。地理要素的认同感和以艺术院校为背景的师生纽带，成为形成“小制作”的即时驱动力。

很多时候，大家惯于从艺术资本论的角度来看待“小制作”项目，从而不断在艺术经济的外部策略上讨论，这个方向的讨论往往不能具体的说明某个时态下艺术家自身面对实践的心理过程。“小制作”项目的最初发起者之一艺术家张辽源在国内的艺术论

坛上曾经发表过一个名为《小制作，不要停》的文章，文中不仅记述了“小制作”项目如何开始和发生，还具体的描述了他对杭州艺术生态爱恨交叠的复杂情绪。文中说到：“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画廊，所有的艺术家就要停止工作吗？”可以看作是艺术家自身抗衡创作中惰性的诉求，或是对艺术创作忠诚感的情绪调动。这种“不要停”的态度，使得“小制作”获得了前期的欢喜，以至北京、上海等地部分从业者的同情。因此持续参与“小制作”的大部分艺术家，以“小制作”的名义，不断的依靠着简单快速与低成本的训练式作品来抗衡心中的焦虑。一月一次轻松的聚会活动，参与者众多以至场面的混杂，参与第一而不管想法好坏的基本态度，粗砺的灵感释放与信手拈来的即兴展演，成为对抗外部资源贫乏的行动竞技。这样的竞技姿态，使得大部分艺术家在历经数次参与之后，似乎对这个心理良药形成免疫，这样频繁的娱乐性活动导致了新一轮的焦灼感，以至于现在当人们看到这种类型的作品出现时，都会发出一个声音：“怎么还在‘小制作’？”

无论是艺术经济的资本危机还是艺术家创作的心理治疗，都反映了这个行业的语境转变如何促使一些从业者进行策略调整并进而开展关于艺术本身的再思考。相对整个行业来说，“小制作”像是一个娱情粗放的情绪载体，是艺术家自发的、排放自身焦虑的、进行自我梳理以及自我创作的自治行动。当这种频繁的、毫无支撑的、琐碎的行动逐渐倦怠，实践者在获得这种自由之后的必然地进入疲惫状态时，却无法更好的持续激发自己的实践动力，一种“创作自治”的新型危机逐渐显露。

当听闻小制作“还要继续”时，可以感受到这一决定的意味深长，它向我们展示了这个行业任何一个角落的参与者都无法回避的现实——我们的工作正在一个窘迫的整体环境中进行着，我们将不会停止一切我们所能完成的实践和反思工作。